



王崇憲 先生

閩南語 / 短篇小說類 / 教師組

得獎作品 /

巴冷·巴勇·小鬼仔湖

【得獎感言】

愛拚才會贏，若欲做牛免驚無犁通拖！

臺語文學有無限的可能！「咱講出來的臺語就是臺灣的文化，咱寫出來的臺語就是臺灣的文學！」

感謝評審認同我這篇鬼仔古。

寫作，是一種人生自我回想、探揣性命意義的過程。

少年的時，將漁網拋出去大海裡，中年的時陣，才慢慢仔收網，共性命的海洋內底的寶物，一項仔一項搜揣出來。值得回憶的，就囡佇紙稿內底；無想欲記的，愛放下的，就予伊隨時間慢慢仔沉入去海底。

<巴冷·巴勇·小鬼仔湖>是我少年的時去peh山所聽著的鬼仔古，彼當時的過程恰情境，現此時猶閣清清楚楚印佇我的頭腦內底……！當阮聽著巴冷公主恰阿達里歐出現佇車內的時陣，佇六月的熱天，我竟然感覺家己寒甲規身軀攏起交懷恂，雙趺必必顫，煞攏停袂落來……。好矣，我袂使閣寫矣，我驚巴冷公主伊會閣再來揣我……！你若是有膽，你家己去看……先品喔，看了……我無負責收驚！

巴冷·巴勇·小鬼仔湖

1

雖然已經是十外~外年前的代誌矣，我嘛是愛來講一下仔彼工的景緻。

彼工阮欲對阿禮轉去臺北，六月的下晡，天是遐爾清，予風犁過的白雲一絲一絲，山邊的花蕊攏開甲胖奶胖奶，一葩一葩去予日頭曝甲紅朱朱。花蕊的艷紅恰山區內底一半間仔教會紅絳絳的十字架，看--起-來是完全無仝的。十字架的紅若像是對咱人的血管內底所流--出-來的血，是紅閣黝烏！十字架恬恬倚佇每一間教堂上懸的所在，代表上帝來部落看顧凡間的一切，只要是子民有需要，毋管是平地人抑是原住民，上帝攏願意保護伊的子民，甚至為子民受罪！

24號省道，對阿禮開始，就一直落崎，一直愛過山地門了後，才會是平地。山路大部份攏是沿隘寮北溪修建的，坐佇車頂，山谷的另外一畔，樹仔生甲規山坪，若小可仔注心一下，就會使看著一條閣一條的白龍對山頭衝落來溪底試探山坎的懸度，有一半條仔白龍較無膽，毋敢衝落去溪水，從甲半山腰就無khuàinn影矣！遮的瀑布恰遐大大細細的水流，上尾仔攏會流去隘寮溪。小鬼仔湖，人攏講伊就是隘寮溪的水頭。

彼一日，逐家趕欲落山好通轉去臺北。車一起行，頭仔我閣會gió一下仔路邊的景緻，看甲尾仔，就親像咧放錄影帶，仝款的樹仔、山壁、花蕊直直出現、直直出現，車速那來那緊，影片嘛綴咧愈放愈緊，緊甲予我的目睷眈眈仔沙微去，漸漸就按呢毋知影人矣。

佇半眠半清醒當中，我雄雄聽著司機喝一聲：「啊！害矣！車踏無擋矣！車踏無擋矣！」規台車就按呢一直擱過來閣擱過去.....。

2

我是陳進勇，逐家攏叫我勇仔，大學讀完我就去臺北做兵矣。阮兜佇臺南七股，24歲矣，我猶是一籬liù-liù，嘛無女朋友通好揣，若是搪著放假，我毋是坐車轉去厝--裡，就是恰登山社去跔山—一半是興趣，一半為著消磨時間。因為跔山，就恰穩仔、麗香仔、烏肉大--的個成做好朋友。有一改三工的連假，阮拍算佇半暝仔12點，對臺北出發從去跔小鬼仔湖，登山社約佇臺北車頭相等。

我勻聊仔行到臺北車頭的時，看著麗香仔早就一个人恬恬倚佇臺北車頭西門的牆仔邊咧等逐家。

「喂，麗香仔，你哪會遮爾早？」

「Hmh！」我問伊一句，伊tánn應我一字。我想講11點40來就拄仔好矣，伊閣並我較早。

麗香仔就是按呢，無講無坦，嘛袂曉佢人相借問，真正足害的！阮兩個進前嘛無啥熟似，有一改阮綴登山社做伙去踔「庫哈諾辛山」，路行甲一半，我的水就kiat了矣，共伊借寡水，伊煞倒半罐予我，我感動甲目屎強欲津--落-來，所致，自彼擺開始，我就將伊當做是佇阮這團內底的好朋友。（尾仔伊才偷偷仔共我講，因為彼工伊紮的水傷濟、傷重！）

閣再5分鐘就翻點矣，「烏肉大--的哪會猶未來？」我tánn佇心內按呢想爾爾，就看著一床烏影行對阮遮來，搖搖擺擺，身上的大搯仔連鞭懸連鞭低，敢若是一隻蟹蛛一步一步跳對逐家遮來，一看就知影是烏肉大--的。

這擺的行程，嘛是烏肉大--的做嚮導。伊肉烏心無烏，雖然看--起-來無蓋懸，人閣有一點仔肥軟肥軟，毋過該講笑談的時陣，伊就會激五仁講一寡五四三的，若擔著該然愛注意的時陣，伊嘛會提醒阮，伊做嚮導真有經驗，捌的代誌濟，閣真gâu照顧隊友，佢伊做伙行，阮攏誠放心！

「閣有啥物人猶未到？我來點一下仔名咧.....勇仔、麗香仔、美娟仔.....」烏肉大--的一來就開始欲算人數矣！

「我來矣！我來矣！」

半暝仔的臺北車頭，就算講閣有車輛咧走來惹去，若是雄雄有一個人那從那大細聲咧喝咻，聲音是有才調傳去到十二天外的。彼就親像有一台thôo-lá-khuh佇安靜的臺北街頭突然間抑幾若聲喇叭：「Pānn~~我來矣！我來矣！Pānn~~」

「穩仔！無別人矣！」我心內咧想。

「勇仔，你遮早喔！」穩仔看著我已經佇邊仔咧等矣，伊講這句話，應該是咧共我相借問，毋過我是反白睏閣加一个小丑仔面，用白仁共tsiâu。

「攏幾點矣？早八擺啦早！無人像你遮爾愛遲到的啦。」尾仔我嘛是喃出這句話。

阮兩個定定攏按呢答喙鼓。穩仔的身懸比我較懸小可仔，差不多百七桶，瘦抽仔瘦抽，掛一支黑色的粗框目鏡，頭毛散掖掖閣油油，看--起-來無蓋清氣的形，若是第一改看著伊，百面是會對伊無啥物好印象的。毋過伊體力好，閣誠勢行，嘛誠勢搯重，登山社若

是有人物件搵袂動矣，若共穩仔央，伊差不多攞會鬥相共。

阮一行15、6个人，欲坐中型的20人座遊覽車去屏東。小鬼仔湖，這個名聽--起--來恐怖恐怖，聽講是一個無蓋大的小湖，是原住民的聖湖，閣有足濟動物、植物俗傳說.....我誠希望會當去拜訪這個神秘閣遙遠的所在。

烏肉大--的佇遊覽車內，有講一點仔小鬼仔湖的傳奇故事.....

「真久進前，有一个魯凱族的公主，名叫做「巴冷(Balenge)」，伊恰一个緣投少年家相意愛，原來這個少年家就是百步蛇王—阿達裡歐(Adalio)，伊嘛是小鬼仔湖的湖神。毋過，兩個人的戀情無受著巴冷公主父母恰族人的祝福，阿達裡歐為著欲表現伊愛公主的決心，就用三年的時間去海--裡提著七彩琉璃珠，才去巴冷公主個兜提親、結婚。巴冷公主的爸仔母綴去小鬼仔湖，目睷金金看頭戴百合花的公主恰湖神阿達裡歐兩個人寬寬仔沉入去湖內。聽講現此時個兩個就蹣佇小鬼仔湖底.....。」

「哇！勇仔，小鬼仔湖有巴冷公主呢！按呢我欲來搶婚，我嘛欲恰巴冷公主談戀愛、成親、結婚.....嘿嘿嘿！」一聽著這個故事，穩仔目睷隨金--起--來，講話閣按呢豬哥豬哥。

「好喔！好喔！按呢咱做伙來去搶親，你隨改名做巴穩、我改名做巴勇，阿達裡歐已經老矣啦，巴冷公主一定會較恰意咱兩個春風少年家的！哈哈！」聽著穩仔遮爾無正經，我嘛隨按呢共應。若是去予巴冷公主聽--著，一定會講阮兩個是痾豬哥.....。

「恁兩個莫佇遐烏白講啦！」烏肉大--的一聽著阮兩個咧講耍笑，伊就講：「小鬼仔湖是魯凱族恰排灣族心目中的聖地，咱欲去遐跽山，嘛是愛尊重個，毋通亂講話啦！」

烏肉大--的話隨講完，穩仔就隨共我使目尾，阮兩個人攞咧偷笑，阮攞用一支指頭仔互相指對方，穩仔用聽袂著聲音的喙形共我講：「你看，去予人罵矣--honnh！」

3

20人座的遊覽車走佇屏東的山路，莫拉克風災進前，路猶未斷去，若是欲去小鬼仔湖，就愛對霧台鄉阿禮部落的林道行入去小鬼仔湖。聽烏肉大--的講，阿禮(Adiri)部落是西魯凱族上古老、上偏遠的部落，佇霧台的上內面，已經有三百外冬的歷史，海拔佇

1200公尺彼个跤兜。因為這個部落傷過偏遠，真少人知影，一直愛到民國六十年代霧台公路開通了後，阿禮才漸漸佻外界有接觸。

「逐家起床矣！咱到位矣，逐家物件提予好，落車矣！」烏肉大--的共阮叫醒，我看一下仔手錶仔的，喔，咧欲7點矣，終於到阿禮矣。

「對面遐就是Sasadra古道矣！」烏肉大--的那講那用手指向對面的山頭。

伊恁阮這陣人欲對大頭目個兜外口的林道，去接Sasadra古道。阮對櫻花樹林一直行向霧頭山跤，若是看去較遠的所在，會使看著Sasadra古道本來是跔佇半山腰，煞雄雄幹去深山林內，就親像一隻大蛇隱遁入去中央山脈內上神秘的地區.....，看會著蛇尾溜，看袂著這隻蛇的真面目.....。

「小鬼仔湖是個魯凱族祖靈咧蹠的所在，阮欲行的路，嘛是魯凱族祖靈行來徙去的道路，所以若是佇山內咧行路的時，千萬就愛輕聲細語，毋通唱歌拍鬧，嘛愛有虔誠尊存的心。」咧欲行到Sasadra古道的時，烏肉大--的閣再慎重共逐家交代一擺，我足罕得看伊遮爾正經的，毋知伊到底是有啥物禁忌無？抑是伊有搪過啥物阮毋知影的代誌？

逐家那揸登山揸袋仔，一个接一个那向山內行入去，烏肉大--的行佇上頭前，穩仔佻麗香仔行佇我頭前，烏肉大--的叫我押尾。

頭起先逐家攏足安靜的，氣氛有夠嚴肅的啦，阮這團的袂輸是一陣監囚欲予人押去監獄仝款，真正是無聲無說。尾仔，才慢慢仔有一兩個人咧講話，無疑悟穩仔竟然開始咧唱歌.....「我心內，思慕的人，你怎樣離開，阮的心內.....叫我.....。」

「喂！穩仔！穩仔！人烏肉大--的講咱行路愛較細聲的啦，較袂去冒犯著伊所講的祖靈啦！」我緊出聲共穩仔提醒。平常時仔去跔山，伊攏講話講規路的，真正厚話死無人的，若是無聽著穩仔的聲，一定是伊當咧偷食四秀仔。若叫伊莫講話，真正是欲愛伊的命，這馬伊終於擋袂牢矣，開始咧唱歌。

「袂啦，你是咧煩惱啥啦！咱人類都攏已經上月球矣，你閣相信這有--的無--的？我無遐爾仔厚謹損啦！」聽穩仔按呢講，伊是無欲共烏肉大--的信篤矣，我嘛無伊的法。

「咱那行那唱歌，那行那講話，較袂感覺忝啦，毋免幾點鐘，咱就會使征服小鬼仔湖矣啦，免驚啦！」穩仔猶原據在伊咧唱歌。「叫我為著你，暝日心稀微.....」

「穩仔，人講入鄉隨境，遮是人魯凱族的地盤，你來人兜參觀拜訪，嘛愛共人尊重一下，你若毋聽苦勸，毋但會害著家己，凡勢嘛會害著逐家，你莫閣按呢鐵齒銅牙槽矣啦！」烏肉大--的終於擋袂牢出聲矣，伊的聲音誠有威嚴。聽著烏肉大--的按呢講，穩仔

才毋情毋願共喙合--起-來。

「著啦著啦，穩仔，你就專心行路，無的確你會佇半路看著巴冷公主啊！」我嘛綴咧苦勸穩仔，其實我嘛會煩惱穩仔按呢敢會予祖靈無歡喜？

佇這內山斗底，除了有四界毋知佗位傳來的鳥仔啼叫聲，閣一寡仔蟲豸的聲音以外，阮一團這馬只賭穩仔那行那踢塗跣的石頭仔聲--「kik-lih-kok-lok.....kik-lih-kok-lok.....。」

「逐家歇睏一下，淋一下仔水.....」行欲點外鐘，烏肉大--的終於願意予阮小坐一下矣。

「恁注意看四籬輾轉的環境，樹仔、植物攏生甲足好的，較無人來破壞。大小鬼仔湖附近因為是魯凱族、排灣族的聖地，原住民的獵人嘛較袂來遮拍獵，恁若斟酌看，無的確會看著臺灣烏熊、臺灣野山羊、羌仔、臺灣獼猴、烏雉雞、鷓鴣鷹、四跤杜定遮的動物，若是較好運的，凡勢看會著魯凱族的守護神—百步蛇呢！」烏肉大--的四界咧團，捌的代誌真正足濟的。

我擰頭看一下仔附近的景緻，真正就像烏肉大--的講的全款，樹仔一欉比一欉較粗，雖然我捌的植物無濟，毋過我知影這籬圍仔有松梧、油松、亞杉等等，烏肉大--的講的生態，就是臺灣中高海拔動植物的特徵。

「其實，閣有一種誠特殊的動物捌生活佇大小鬼仔湖附近，若是咱真正有夠幸運會當看著伊，咱轉去臺北就攏來去拜拜謝神！」烏肉大--的講甲袂輸有一枝柄通好擰。「是啥物動物？予恁臆看覓仔咧.....」

「到底是啥物啦？你毋緊講，我臆袂出來啦！」穩仔今仔日子烏肉大--的唸規路的，這馬講話袂輸咧共伊唱聲咧。

「是臺灣雲豹！」烏肉大--的公佈答案的時陣，目眉閣略略咧振動，親像是咧公佈一个天大的秘密全款。

「臺灣雲豹毋是早就絕種矣？我看報紙攏寫講臺灣雲豹因為咱剝傷濟樹仔、掠傷濟山內的動物，致使臺灣雲豹的生活環境受著影響無法度生滋，所以數量變甲足足少的，報紙閣講個已經絕種矣！」我大聲共伊回應。前一陣仔拄好有看著這個新聞，我的印象閣足深的。

「著！勇仔有咧讀冊！毋過，這個消息，是我有一擺來阿禮的時陣，一个魯凱族的獵人共我講的。」烏肉大--的寬寬仔淋一喙茶，所有的人攏恬恬咧等伊講古。

「阮佇阿禮做伙淋酒的時，彼个獵人講伊捌親目睷佇小鬼仔湖附近看著『里古烙』的形影，『Lrikulau』，魯凱族人就是按呢咧叫臺灣雲豹的。彼个獵人講個魯凱族就是雲豹的傳人，百步蛇就是魯凱族個的長老、守護神。」阮聽烏肉大--的講甲喙角全泡，逐家耳仔攏聽甲覆覆覆，袂輸臺灣雲豹嘛做伙來佇遮咧聽仝款。

我四界金金相，真向望會當看著烏肉大--的講的魯凱族守護神—百步蛇，抑是看著足久攏無去予人發現過的臺灣雲豹。

「若是無小心去予我看著臺灣雲豹，我一定欲共翕--起--來，閣共相片賣予報社，按呢我就出名矣！名利雙收！哈！」我想甲喙攏攏津--落--來矣，毋過嘛是啥物都攏無看--著。

當頭白日，佇我猶閣咧做夢的時陣，穩仔無張持越頭過來看--我，伊足細聲問我講：「有揣著咱的巴冷公主無？」

「無啦！豬哥神！」我連一隻猴都無看--著，嘛無看著百步蛇，愈免講「巴冷公主」矣，連一个影都無看--著！

「穩仔，你欲食我的鹹梅仔無？」揣無巴冷公主，就來食四秀仔。

「好啊，予我兩粒，等我若擔著巴冷公主的時陣，我會分一粒予伊，無定著伊就會按呢愛著我矣！嘿嘿嘿！」穩仔行來我的身軀邊，細細聲仔共我講，我聽了嘛是共頓頭應講，「好喔好喔！」

是講，有一件代誌我一直感覺怪怪，是按怎自從阮行入來山內，我就一直攏感覺有一種聲音蓋成是啥物物件咧歎風、吐氣，若是行路的時陣，我就會聽著「S~~S~~S~~」，足細聲足細聲的，有時親像是佇我的耳空邊，有時閣佇遠遠的樹林仔內，等我跂步停--落--來，想欲斟酌共聽的時，聲音就閣消失去矣，只賸烏仔聲佻風聲.....。

「穩仔，你敢有聽著啥物怪聲？我敢若攏會聽著S~~S~~S~~的聲音？你敢有聽著？」穩仔搖頭，閣將我予伊的鹹梅仔塞入去喙內，代表對我的回應。

山路懸懸低低、起起落落，阮行欲幾若點鐘，路程有時緊有時慢，桃花過渡，總算是行到目的地—小鬼仔湖矣！

小鬼仔湖又閣叫做巴油池（Bayu），佻大鬼仔湖仝款攏是魯凱族、排灣族的聖湖，閣加上一寡仔美麗的傳奇故事，予小鬼仔湖一直保持神祕感，四周圍是西魯凱群佻排灣族活動的區域，湖中心是個原住民族群心目中的聖地，個嘛將遮當做是永久禁獵區，也就是屬於禁忌的神聖空間，較無人來跂踏，小鬼仔湖毋才有法度一直保留遮爾孿的原始景緻.....。

烏肉大--的無予阮歇睏傷久，伊揣一个較平坦的所在予阮搭thiàn-tò，下昏暗阮愛佇遮躑一暝.....。

「巴勇！巴勇！烏肉大--的叫咱兩個去掙水，等一下欲煮飯的！」穩仔像雞鷓仔按呢，叫甲足大聲的，烏肉大--的叫阮愛好禮仔講話、愛較細聲的，伊一定共這件代誌完全擺放袂記得矣！

阮兩個提水袋仔去掙水，等一下才有法度煮飯、煮湯。行到湖邊，我目調禡大蕊斟酌共看，這是一個東南-西北走向的湖，水看--起-來黃黃濁濁，並無像烏肉大--的講的遐爾仔澄清。

「喂，巴勇，咱落去小鬼仔湖內底泗水，好無？咱來去揣湖內的巴冷公主啦！」穩仔共我使一下仔目尾！

「啊！莫啦！危險啦，莫落--去啦！咱愛較細膩的啦！毋通按呢啦！」我其實是驚驚，毋敢落水。

「Hooh！你足無膽的呢！我家已落--去！」穩仔話猶未講煞，我都猶袂赴共阻擋，伊就已經從入去小鬼仔湖內底咧游泳矣！

我看伊連鞭四跤仔泗，連鞭掠篙泗，有當時仔閣用死囡仔鬘，鬘咧拍滂泗，手拍跂踢，看起來袂輸是像養殖戶裝的拍空氣機仔，伊的跂手一直紡一直紡，水就噴甲規个四界！佇恬恬恬，與世隔離的小鬼仔湖，只有聽著穩仔拍水、踢水參「我心內~思慕的人」的歌聲.....。我看穩仔從入去湖內了後，我嘛綴伊慢慢仔行入去小鬼仔湖。

「阿娘喂啊！水哪會遮爾冰？」我愈行心內愈不安，行甲水淹著跂目的時，我就毋敢閣行矣！我緊看穩仔泗去佇佗位去矣？我驚講敢會突然間有一隻大隻的「百步蛇王」，裂喙齧牙，對水裡衝--出-來，大大喙共穩仔大力咬--落，才閣將伊拖落去水底裡.....！啊！毋通啦.....

穩仔猶原佇遐咧泗水，不止仔享受.....啥物代誌都無發生！

飯煮好，暗頓食飽，逐家做伙開講一下仔，就隨个仔隨个擺躑入去thiàn-tò歇睏矣。拍摔規工的，逐个人擺忝矣，嘛才一搭久仔，穩仔就已經去夢中揣伊的「巴冷公主」，無十分鐘伊就kônn甲無臭無滯矣，只賸我佇遐反過來反過去.....睏袂落眠！敢是我咧陷眠？半暝仔我半睏半眠夢，規暗擺聽會著風聲咻咻叫，毋過我親像佇夢中一直有聽著人

咧叫我的名……「咻~~咻~~S~~S~~S~~勇~仔……勇~仔……」「S~~S~~S~~勇~仔……勇~仔……。」

5

茫茫渺渺霧霧沉沉幽幽靜靜冷冷。

這應該毋是我咧眠夢，無，哪會聽著遮爾清楚的聲？「勇~仔……勇~仔……」聲音足清楚的。

「是麗香仔！伊是叫我欲創啥？」我目睷眊眊仔襠--開，衫披行出去thiàn-tò，天色猶閣暗暗的，擰頭看，月娘像耳鉤全款掛佇咧樹極頂……。

「勇~仔……勇~仔……」麗香仔是按怎遮爾早就起來矣？「啊！著！今仔日換伊愛掙水矣！伊敢會拄著啥物問題矣？」我緊行去麗香仔咧叫我的彼个方向。

怪奇矣！我一行徙振動爾爾，霧就咻一下，隨對四面八方倚--過-來，我那行，大霧那向我tshînn--過-來，親像是有幾若百个魔神仔做伙過來將我包甲密州州，圍牢牢，嘛才無幾分鐘，我就已經佇重重的霧霧當中，完全看袂著路矣……。

「真奇怪呢，拄才都閣看會著月娘，這馬哪會隨攏予霧霧罩牢咧？」我心內咧真正足僥疑的。

「勇~仔……勇~仔……」又閣聽著聲音矣！

「麗香仔你佇佗位？我看袂著你啦！」

我一步一步行去麗香仔遐，聲音就是對我和穩仔昨昏掙水的所在彼引來的……。

「哪會遮爾冰？」原來我已經踏著湖水矣！

「麗香仔！你毋通學穩仔啦！你莫落去耍水啦！你緊起--來！你佇佗位啦？你佇佗位啦？」我開始著急矣，麗香仔的聲音親像是對湖中傳過來的。

我毋敢閣行矣！我親像是小鬼仔湖邊的一枝草、嘛像一點露，恬恬站佇遐。雄雄，佇一片迷霧當中，我看著一个人影，一个無蓋清楚的形影對湖水遐一直向我的方向徙--來……。

「麗香仔，敢是你？你緊起--來啦！」我大聲共喝。

彼个形影慢慢仔接近，對霧中，有一支手伸出來摸我的面—彼肢手涼涼、冷冷、冰冰！我倚咧攏毋敢動，時間親像去予冷霧鎖牢咧，停咧、定去、結冰！我佻時間，攏予霧冰凍甲袂振袂動……。

「勇~仔……勇~仔……你綴我來，你毋是欲來揣我？我等你足久矣！我恁你來阮兜看看咧。」聲音是對這個人形的霧霧內面傳--出-來的。

「來！你毋免驚！阮郎君這馬無佇厝，你綴我來……我恁你來去參觀我的宮殿。」這個聲音輕輕柔柔幼幼綿綿……。

「你是？巴冷公主……？敢真正是你？」就親像玻璃含著水氣，霧霧內底的公主，無法度看甲足清楚的，毋過略略看會著伊的面模仔，雞卵面的形，幼秀幼秀，看會出來伊有戴一頂原住民的帽仔，帽仔頂懸足成閣有百合花佻琉璃珠……。

巴冷公主牽我的手，伊無閣出聲，伊用目矚共我矚一下，閣頓頭微微仔笑，我知影伊咧邀請我。我的頭殼根本無法度想代誌，我感覺有一條索仔共我牽咧行，兩肢跂親像毋是家己的，我寬寬仔綴伊的跂步，一步一步行入去湖水內。

「我一定欲綴巴冷公主去個兜看覓咧！」有一个想法鑽--入-來我的頭殼內底。

湖水軟軟，水像一隻蟲軟膏膏，勻聊仔趁來我的跂盤、跂目，是按怎湖水一點仔都袂冷？水漸漸仔趁來到我的跂肚、跂頭跌……水，已經趁來我的大腿矣！巴冷公主一手摸我，另外一手一直攢，敢若欲叫我行較緊咧，我的跂繼續徙振動，一步，閣一步，閣一步……！

「勇仔！勇仔！你咧創啥啦？緊起--來！你緊起--來！」

突然間一道像霆雷公全款的大聲嗽對遠遠的所在傳--來，彼聲音化做一枝針一直搥一直搥，搥入來我的耳空內「轟隆！轟隆！Pin！Pin！Piàng！Piàng！」

「勇仔！你袂使閣行落--去矣！緊起--來！」彼个聲音愈來愈近！

我知影有兩個人對我的胛下空共我插咧，予我無法度閣繼續行路！我楚神楚神越頭過去看，是穩仔佻烏肉大--的！

「勇仔，你緊清醒的啦！你是咧創啥貨啦！阮咧叫你，你攏無聽--著--nih！」穩仔講話的聲音敢若是火車頭發--出-來的喇叭聲，「Pänn~~ Pänn~~ Pänn~~」

「是啦，勇仔，你是按怎矣？哪會一直行入去湖中呢？」烏肉大--的講話的時憂頭結面，面色青筍筍。

「啊巴冷公主咧？巴冷公主走去佗位矣？我拄才有看著伊啊！咦？啊霧咧？拄仔遐重重疊疊的大霧霧，哪會隨散了了？巴冷公主佇霧霧內咧牽我的手啊！」我家已佇遐咧自言自語楚楚唸.....。

「霧？啥物霧？勇仔，你敢知影你一直向湖水內行入去，阮咧叫你你攏無應，阮母才會用從的，緊來共你插，你到底是按怎矣啦！我拄才睏--起-來，看無你的人，就去問烏肉大--的，伊嘛講無看著你，阮就出來揣你矣！麗香仔這馬去佇另外一爿咧揣你！」穩仔講甲足緊張的！

「啊都.....我看著.....，啊都.....有一寡仔霧圍--過-來.....巴冷公主伊牽我的手.....啊我.....」我雄雄毋知影欲按怎解釋，愛按怎講個才會相信巴冷公主有來揣我？

「好矣好矣！莫講遐濟矣！你先行起來岸邊，咱先來去食早頓！」我看著烏肉大--的共穩仔使目尾，叫伊莫閣問矣！阮沓沓仔轉去岸邊，離開彼窟湖水。

離開的時，我那行那摸家己的手，頭拄仔予巴冷公主牽著的正手指頭仔猶閣是冰的，倒手，若親像是溫的.....。

6

下早仔我發生的代誌，完全無人敢提起，逐家食飽款好就隨欲離開小鬼仔湖矣！欲出發的時，烏肉大--的這斗叫我行伊的後壁，穩仔佢麗香仔綴我的後面行—頭前擋，後壁保護，親像是欲做我的保鑣。規路阮攏咧趕路，烏肉大--的無予阮歇睏，一直行，一直行，袂輸是有啥物怪物佇阮後面咧逐阮全款.....。

阮行出來到阿禮部落的時，差不多兩點外，載阮來的彼台遊覽車早就已經佇公路邊咧等欲載阮轉去臺北矣。

天氣是遐爾清，有白雲、微風佢花蕊，下早仔我所看著重霧，這馬已經毋知影覘去佗位矣？遊覽車一起行，順山路彎彎幹幹，車就親像「搖筍」搖來搖去，上車無半點鐘，規台車的人就攏睏甲東倒西歪矣。我看穩仔頭敲敲，已經睏甲天外天去矣。想著下早仔若毋是穩仔去共我插牢咧，我這馬可能已經予巴冷公主招去做駙馬爺矣！

遊覽車經過一區原住民區公墓，我看著大大細細的墓墳頂懸，擺有姩紅色的十字架。無斟酌看，可能會叫是遮是外國人的墓園。山內的真濟原住民的部落這馬擺已經改信西洋宗教——基督教矣。

「自本魯凱族傳統的墓，應該是生做啥物款？本來愛去蹻小鬼仔湖聖地的祖靈，敢擺有去遐咧蹻，祖靈若蹻佇這種外國款的墓，個敢蹻會慣勢？上帝敢會接管小鬼仔湖，接管蹻佇遐的祖靈？啊巴冷公主恰阿達里歐敢閣有法度蹻佇遐？」我家已坐佇車頂咧烏白想！

「袂使！我袂使閣想矣，我驚巴冷公主會閣再來揣我……。」

遊覽車按呢搖咧搖咧，外口的風景像錄影帶按呢一直快轉，我的目睷皮嘛漸漸變重……變重。就佇我半眯半清醒的當陣，我感覺遊覽車哪會像淋酒醉按呢歪過來覘過去，突然間，我就聽著司機咧大聲喝講：

「啊！害矣！車踏無擋矣！車踏無擋矣！」

當當我目睷一褙--開，就看著司機一直咧踏擋仔！因為車是欲落山，車的速度因為踏無擋，煞愈來愈緊，無法度減速。司機一直咧紡hǎn-tóo-luh控制這台車，車身綴山路咧彎幹，連鞭敲正手片，隨閣歪倒手片，歪過來閣歪過去，袂輸這台車家已咧跳探戈……。

一時雄雄突然間，遊覽車駛甲傷接近路邊的護欄，佇咧強強欲反落去山坡邊的時，車身拄好去拚著護欄邊的電報柱，規台車去予彈倒--轉-來，彈甲歪去山壁彼片，車身敲欲45度，干焦用兩輪咧走，若是後壁的車有看著阮的車，一定就親像日本力士咧「大肥相偃」按呢，先擰倒跂，身軀敲正片；才擰正跂，身軀敲倒片。這個時陣，所有睷--去的人早就擺已經驚醒--起-來矣。車身若敲正片，所有的人就綴車身敲正片，逐家擺同齊發出「啊~」的聲音，車若敲倒片，嘛閣是「啊~」的慘叫聲……。

「啊~~啊~~啊~~啊~~！」

我看司機老大將hǎn-tóo-luh掠經經欲控制車身，遊覽車順山路駛來一个較平坦，較無遐爾崎，路面嘛較空闊的所在，遊覽車速度沓沓仔慢--落-來……慢--落-來……，上尾仔總算是安全停佇路邊，無閣再振動矣！

「逐家緊落車！」烏肉大--的緊叫逐家落--來。「敢有人受傷？」「擺無？好！逐家

先歇睏一下！我緊敲電話叫公司來換車！」

逐家佇路邊坐欲半點鐘，有的嘍嘍吡吡，有的是大聲咧罵咧詈，逐家攞咧討論拄才使人驚惶的經過，真正是太恐怖矣，活欲驚死人矣，我驚一下心臟攞強欲跳--出-來矣！

司機咧檢查遊覽車的狀況，烏肉大--的咧聯絡其他的車輛。我俗穩仔行起去較頂頭的所在，欲去看拄才救阮這台車一命的彼枝電報柱，若毋是這枝電報柱共車擋咧，阮規台車一定就會反落去山坡邊矣！阮兩個行甲電報柱邊，看出去護欄外，彼差不多是十外公尺懸的山坡地，遊覽車若去予反落去，逐家無死嘛半條命。佇山坡邊，竟然有一間教堂，大大的「十字架」堆佇教堂的厝尾頂，規个十字架漆一種重口味的紅色，一看著就袂去予放袂記得的彼種的紅色！看著彼个紅記記的十字架，我感覺頭殼皮麻麻，敢若去予爍爍電--著.....我佇心內默唸講：「感謝上帝保佑！感謝耶穌的看顧，替阮受罪！」

烏肉大--的共逐家講，「若是欲對別位調車來，上無愛閣三點外鐘，山頂的天色咧暗足緊，這馬就開始咧暗矣，逐家可能愛閣坐原來這台車轉--去。」逐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毋知影欲按怎樣回應烏肉大--的。

司機老大為著欲予逐家安心，伊就開車去試擋仔，伊覓翻頭開去頭拄仔較懸彼个山路，差不多是比電報柱閣較頂懸的山路，然後才予遊覽車那擋那寬寬仔溜--落-來，阮看車頭慢慢仔駛倚--過-來，上尾仔車門就停佇逐家的面頭前，準準準，袂輸是欲迎接逐家閣再一擺上車。司機老大的眼神親像是咧講：「若是無欲上車的人，就愛準備用行的轉去臺北矣！」姑不二三將，阮攞憂頭結面，愛閣坐一擺這台「搖笏車」！

一坐起來車頂，我是心肝頭嘍嘍。穩仔面漚面臭，我看麗香仔面色白蔥蔥，一點仔血色都無。

「麗香仔，麗香仔，你是按怎啦！哪會面色遐爾白啦？」我看麗香仔有小可仔怪怪！

「無...無啦.....，我可能去驚--著啦！無要緊啦！」麗香仔看--起-來若像無想欲閣加講話矣.....。

司機大--的共逐家咒誓兼呸瀾，「車一定無問題的，拄才是我擋仔踏傷雄啦，擋皮仔傷燒才會擋袂牢啦，這馬有予車歇睏一下，無問題矣啦！我保證我會勻聊仔駛啦！」阮只好繼續予這台車對屏東的山路一直凌治到臺北，好佳哉天公伯仔有保佑，後來是一路平安無代誌。車開到臺北車頭的時，已經是暗時仔11點外矣，逐家包袱仔款款咧，隨人轉去厝矣！

7

「麗香仔，你這馬感覺按怎？你拄仔是毋是去予驚--著，著無？抑無，你拄才哪會面色白蔥蔥？」我佱穩仔留--落-來共伊關心一下。

「多謝恁的關心啦.....！」「毋過.....彼號.....」

「毋過按怎啦？你講啊.....」麗香仔欲講若毋講，我緊叫伊愛講--出-來。

「我敢有共恁講過我看會著一寡仔物件？」麗香仔講甲細聲細聲。

「Hannh？看會著一寡仔物件？」我佱穩仔攏驚一趔。「敢會就是『彼種歹物仔』？」

麗香仔略仔頓頭。

伊講：「遊覽車去拚著電報柱了後，車有停睏一站仔，毋是閣有跔起去較懸的所在，才閣開--落-來欲試車擋仔？尾仔車毋是停佇咱的面前？」

「著啊！著啊！」穩仔隨共應。

「我看車門一拍開，我就誠自然對車門看去咱三个人坐的遐上後壁的位，結果，恁敢知影，我看著一个姑娘仔坐佇我的位遐。」麗香仔喙角若像咧顫。

「有人坐佇你的位？哪有可能？所有的人毋是攏落車矣？」我隨大聲問麗香仔。

「我嘛是按呢想的啊！」麗香仔足大聲回答我，伊的跂閣綴咧整一下！

「啊伊生著按怎？」我開始有一點仔驚驚矣！

「伊的面模仔我看無蓋清楚」麗香仔講甲聲音攏掣掣，「但是伊穿的應該毋是咱臺灣人的衫，有一點仔親像古裝，嘛若親像是原住民的衫，車內底暗暗，我只有看著伊的面親像去予霧罩牢咧按呢霧霧，我其實無法度看甲誠清楚。」

「啊你彼當時哪會無講啦？」換我的聲音開始咧顫矣。

「我若講，恁敢閣敢坐這台車？烏肉大--的已經講無車通換矣！我若按呢講，恁敢敢上車？」聽麗香仔按呢解釋嘛有道理，若彼个時陣伊按呢講，拍死我，我嘛絕對袂上車！

「著啦！我看著彼个姑娘仔有戴帽仔，帽仔頂敢若有插花、羽毛、閣有動物的喙齒.....，伊的領頸仔頂閣親像有被一條長長的物件呢，彼足成是一隻蛇的.....。」麗香仔雄雄閣喃這句話出來。

麗香仔袂烏白講話，阮攏知影伊的個性。

毋過，伊的話就像一枝冰刀，對我的跂底心刺--入-來，鑽入來我的跂肚、肚臍、腹肚，躡過我的心臟，衝起來我的頭腦內底，才閣對我的頭殼心衝--出-去！我規个人攏起雞母皮，一擺、兩擺、三擺，一陣一陣，六月的熱天，我竟然感覺家己寒甲規身軀攏起交懍恂，雙跂必必顫，煞攏停袂落來.....。

「你看著的彼應該是巴冷公主，恁敢知影我一早仔嘛有看著伊，而且伊閣恁蛇郎君來揣咱.....」我驚甲目屎強欲滴--落-來，我毋知影家己是咧講話抑是咧吼。

「勇仔，若按呢巴冷公主，毋就是自咱離開阿禮的時就綴咱坐車？閣坐佇咱兩個人的中央？抑是最後伊才來坐佇遐欲看好戲？」穩仔伊嘛親像強欲吼--出-來仝款，講話的時陣閣梢聲梢聲。

「敢會是巴冷公主欲來創治咱？」

「穩仔，有可能喔，咱誠實傷過頭白目矣啦！咱共家己號做『巴穩』、『巴勇』，講欲去搶親、恁親，笑甲大聲細聲，一路那行那唱歌，你閣kǎng從入去小鬼仔湖泗水.....咱兩個真正傷孽滿矣啦！」我看穩仔一句話都講袂出喙，袂輸嚨喉去予人纏牢咧仝款。進前欲入去揣巴冷公主、阿達里歐的氣勢，這馬完全攏消風去矣。

「好佳哉咱轉來臺北的路，一路攏有順利！」我細聲仔講，雙跂猶是咧必必顫。

「可能是已經離開個的地盤矣！」麗香仔按呢講的時陣，穩仔佇邊仔神神蔥蔥，完全無法度講話。

經過這件代誌一陣仔了後，阮三个猶原嘛是會相招做伙去跔山。毋過，穩仔恰我就加真定著矣，嘛對每一粒山攏足尊重的。像阮去司馬庫斯盤山頭過鴛鴦湖，穩仔就加足穩重矣，袂閣惹惹唸，嘛袂閣烏白唱歌矣，伊甚至又閣再救我一命，我真正足感謝伊的，毋過彼又閣是另外一个故事矣.....。

佇我人生的水流中，有一滴水是穩仔，有一滴是麗香仔，嘛有一滴是烏肉大--的。閣有一粒大石頭是「pǒng」一聲落佇水流中央，就一直站佇遐袂振動矣，成做我永遠的記持。像彼工下早仔小鬼仔湖的重霧，遊覽車頂的巴冷公主恰蛇郎君，個定定佇我頭殼內玲瑯惹，是我生命中上不可思議的回憶.....。